

全圖增評金玉緣

甄士隱夢
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
懷閨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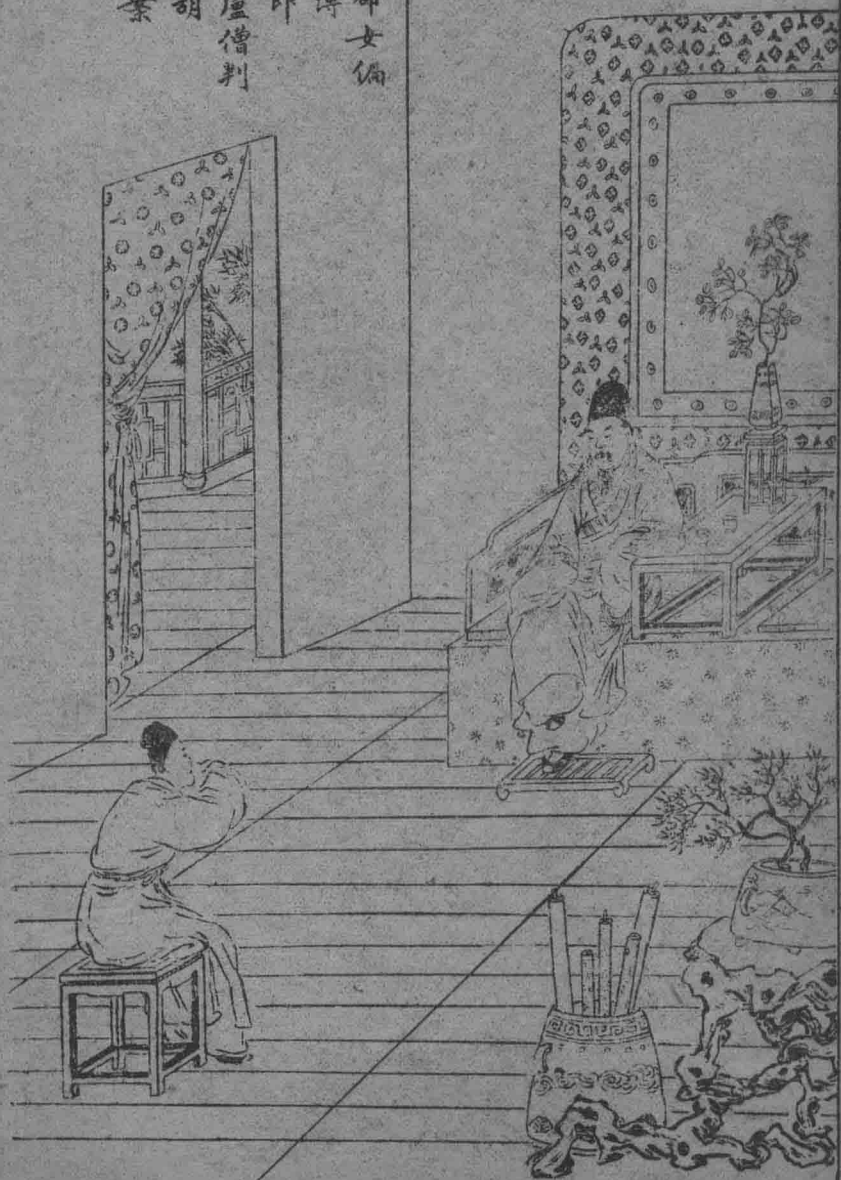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記內兄如
海薦
西賓
接外
孫賈
母惜
孤女



薄命女偏
逢薄
命郎
葫蘆僧判
斷葫
蘆案



送宮花
賈璉
裁照鳳
赴家
宴寶玉
會秦
鍾



賈寶玉奇緣識
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
通靈



訓劣子李貴
承申飭
嗔頑童茗烟
鬧書房



金家婦貪利
權受辱
張太醫
論病細
窮源



增評加批金玉緣圖說卷一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鐵筆仙史評訂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嘗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竟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紋褲之時飲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復已短一并使其泯滅也則法當一筆抹去已也聖賢者所不免自故當此述牘茅椽繩牀瓦甕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者風月夕月階柳庭花更覺潤人筆墨雖我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閱者略得窺破一時之閱歷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

此書本旨兼帶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玩添有趣味卻說那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見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那瑤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自來自去大可小固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

賈雨村道這石大有來歷遂自怨自愧曰日夜悲哀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來到青埂峰下席地坐談見着這塊鮮豔明潔的石頭且又縮成角墜一般甚屬可愛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靈物只是沒有實在的好處須得再鑄上幾個字使人見了便知你是何物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那裡去走一遭石頭聽了大喜因問不知可鑄何字攜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說畢便袖了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塊大石上面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打滾彼岸的一塊頑石

甄士隱二字樣出作者大旨一僧一道是上面敘着隨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庭瑣事閨閣情詩詞謎語倒運全備只是朝代年紀失落無考後面又有一個云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時這石頭有些來歷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來有些趣味故錄寫在此意欲閱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才或蠢我總算抄去也算不得一種奇書石頭果說道我師何必大癡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口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到新鮮別致況且那野史中或誹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浮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最易壞人子弟至於佳人才子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才子建子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兩首情詩說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擔札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更可厭者之乎方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目相矛盾意不知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觀其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於幾首詩亦可噴飯供酒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接迹循跡不散稍加穿鑿至失其真云願世人當那醉餘睡醒之時或避事消愁之際把此一玩不但洗了舊套換新眼目卻也省了此壽命筋力不比那謀虛逐妄我師意

起十二金
似以青兩
村引起金
部銀達

下何如也此一段已得全書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大旨不過談情情亦只實錄其事絕無傷時淫穢之病方從頭至尾抄寫回來問世傳奇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情入色自色悟空悟空悟透改名情僧錄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詩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癡

誰解其中味

石高十二

石頭記緣起既明正不知那石頭上面記者何人何事看官請聽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有個佳城城中閨門最是紅塵中一二

丈四十二

筆當霄風流之地這閨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清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內供奉的是觀音菩薩住著一家鄉

周年十二

宦姓甄名曹字士隱摘其姓氏性情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無本地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性情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

月三十二

觀花種竹酌酒吟詩為樂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過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

塊按周天

士隱於書房閒坐手倦拋書伏几盹睡不覺腰中走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廟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攜了此物意

三百六十

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千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歷歷

五度四分

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家將這劫歷世但不知起於何處落於何方那僧道此事說來好笑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

度之一之

非此草不那時這個石頭因瑞皇未用卻也落得逍遙自在各處去遊玩一日來到警幻仙于處那仙于知他有些來歷因留他在赤霞宮居住

數僧者情

就名他為赤霞宮神瑛侍者他卻常在靈河岸上行走看見這株仙草可愛遂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

生也情僧

精華復得甘露灌溉遂脫了草木之胎得換人形僅僅修成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饒營養情果渴飲灌溉之水

緣也風月

故甚至五內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竟說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恩我並無此水可還他若下世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

實者者即

淚還他也還得過不過流淚者亦情何如也

因色悟空

還原處你我不將他仍帶到警幻仙于素前給他掛了號同這些情鬼下凡了一此案那道人道果是好笑從來不聞有還淚之說此你何

也金釵十

不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于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千風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

之所謂記

有一半落塵惹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卻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遂不替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位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

者有可崇

士隱因說道通仙士所談因果是人事罕聞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點撥細細一聞弟子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

二府在石

若二仙笑道此乃元機不可預洩到了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元機固不可洩但通云蠢物不知

頭紅軒似

為何或可得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說者取出通靈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著通靈寶玉四字

即紅紅似

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先出幻境止在下回亦不費手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面大書四

院故址當

字乃是大虛幻境

先生寶年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幾步時忽聽一聲霹靂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看時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一半

乃十年之

乃十年之

後世遺囑

別以未又見奶母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裝玉琢非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引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執

北風光吃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然兩物接
星移兩非
故主院亦
改觀不禁
有滿目山
河之感故
題軒曰憐
紅見馬
啼花落無
非不惟此
一把手顧
淚不田人
不落也
胡處廟有
二義廟
雖小其中
日月長
可以歲三
十太千世
界喻此書
雖是小說
而色難
欲成或喜
感慨動
此一義也
此書雖是
荒唐卻是
實錄其事
並非捏飾
所謂假
胡處此
一義也故
致士隱必
住在廟旁
費雨村必
住在廟內

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轉身欲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言詞道是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疑意欲問他來歷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大虛幻

境銷號語甚疑那僧道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蹤影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很該問他一問如今後悔卻已晚

了這士隱正癡想忽見隔壁蘆花廟中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的走了來這賈雨村原係湖州人氏也是詩書仕宦之家

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來取功名再望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海塞住了暫寄廟中

安身每日賣文作字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衙門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賤士隱笑道非也適因

小女啼哭引他作要正是無聊的很賈兄來得正好請入小齋彼此俱可消此水盡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攜了雨村來在書房中小童獻茶

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說老爺來拜士隱忙起身謝道恕難駕之罪且請舅老爺即來奉陪雨村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

人稍候何妨說者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裏雨村且翻弄詩書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咳嗽聲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來是一個了鬚在那裡搖

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秀雖無十分姿色卻也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已那甄家丫鬟搖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廳內有人敲巾簾

進來是賈寡婆生得腰圓背厚面黃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方腮這鬚忙轉身迴避心下自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卻又這樣褻褻想他定是

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周濟他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窮親友想一定就是此人下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

如此想不免又回頭一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以為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便輕喜不禁自謂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雄鳳凰中之知己一時小

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門出去了雨村也真見端由雨村投往出幾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便也不去再選

一日到了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又另具一席於書房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謂是個

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頻添一段愁悶來時欲飲願行去幾回頭自顧風前影誰堪月下儔蟾光好有意先上玉人頭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歎復高吟一聯云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直抱負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期過譽如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

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盛

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復過這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盃盤那美酒佳釀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酌飲漸次談至興濃

不覺飛觥獻斝當時街坊上家家簫聲戶戶笙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放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五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

月寓懷口占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清光照玉欄天上一輪總樣出人間萬姓仰頭看

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清光照玉欄天上一輪總樣出人間萬姓仰頭看

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清光照玉欄天上一輪總樣出人間萬姓仰頭看

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清光照玉欄天上一輪總樣出人間萬姓仰頭看

或曰南有
一我全同
胡蘆香同
胡蘆人生
皆離地境
咸菜五老
病死不過
光色影實
錄其事而
隱藏其蹟
假託姓名
以供小說
一笑耳此
亦一義也
所說亦有
意味固附
記之
肯而村口
吟五在晴
中一聯詩
伏紫玉寶
叙二人
好足道人
做了散友
解士隱注
紅樓夢影
子
執士隱向
跛道人說
走罷即不
回家直伏
一百十九
回寶三之
一走

士隱聽了大叫抄帳弟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棲復於雲霄之上了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兩村殷訖
忽歎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掛名村亦有自知之明然則只是如今行囊路費一概無備神京路遠非賴寶字攬文
那能到得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過兄時並未談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雖不才義利二字卻還識得且甚明
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捷方不負兄之所學且攜帶餘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誨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運去迷封五十兩白銀
並兩套冬衣並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而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臨豈非大快之事兩村收了銀衣不過差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
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兩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寫書兩村與兩村帶至都中使兩村投
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身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回來說和尚說貴翁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重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
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兩村此語真士隱聽了也只得罪罷了真是聞處陰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士隱令家人霍亂抱了英蓮
去看社火燈燈半夜中霍亂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著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霍亂抱英蓮而去士隱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好再使幾
人去找尋回來時云影響全無夫婦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煩惱因此晝夜啼哭幾年不顧性命看看一月士隱已先得病夫人封氏
也因思女過疾日日請醫問卜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胡蘆廟中作供那和尚不小心油鍋火速便燒著腰紙此方人家俱用竹籬木壁也是劫數應
當如此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燭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了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燒
了多少人家只可憐甄家住在隔壁早已成了一堆瓦礫場了和尚之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跌足長歎而已與妻
子商議且到田莊上去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盜賊蜂起官兵勒捕田莊上又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地都折變了攜了妻子與兩個丫頭投他岳家
去叙士隱逃移不從叔父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卻還殷實令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封肅實是幸而
士隱還有折變田產的銀子在身邊拿出來托他隨便置買些房地以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生半賺的略與他些薄田破屋之亦則有
親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二三年越發窮了封肅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
解做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恨人下原非久住之物既無後告人再兼上年驚噴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之人有病交攻竟漸漸的露
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挂了拐杖掉到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拓麻鞋粗衣口內含著幾句詞道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身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嬌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女忘不了
癡心父母古來多
李順子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呢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
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了我口歌兒便名好了歌此世語却以神機士隱本是風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是道且住待我將你

這好了歌註解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請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芳滿床夏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膩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龍頭堆白骨今宵紅綃帳底臥孤鴛金滿箱銀滿箱轉眼已為人所賣誰正欺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傳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恒河中沙幾少煩惱人道人飄飄而去當下哄動街坊眾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說封氏聞知此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面議道人到底訪尋那討音信無可奈何只得依舊着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鬟侍主僕三人日夜做些針線幫着父親用度那封補雖無每日抱怨也無奈何了這日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門前買線忽聽得街上喝道之聲眾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丫鬟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過去俄而大轎內抬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了轎到發個怔忡思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裡見過的想來却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響許多人亂嚷說本縣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補聽了曉得目賸不知有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金釧演說榮國府

評曰
嬌客者哉
才也賈雨村之能官
得歸因官
而復得官
如擢吉之
由理而妄
由妄而正
皆取乎奇
智雖有者
言雅智者
能通此者
冷子興者
喻賈學二
府極熱鬧
後必離冷
落也
賈學二府
明暗紛繁
若於彼之
評曰
嬌客者哉
才也賈雨村之能官
得歸因官
而復得官
如擢吉之
由理而妄
由妄而正
皆取乎奇
智雖有者
言雅智者
能通此者
冷子興者
喻賈學二
府極熱鬧
後必離冷
落也
賈學二府
明暗紛繁
若於彼之

卻說封補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曰嘆快請出甄爺來封補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出家已二
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既是你女婿便帶了你去面稟太爺便了大家把封補推擁而去封家各各驚慌不知
何事至二更時分封補方回來眾人忙問端的原來新任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女婿舊定因在我家門首看見嬌客了頭買婢口說女
婿移住此間所以來傳我將緣故回明那太爺感傷教自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着燈去了太爺說不妨待我差人去務必我尋回來說了一
句話臨走又送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覺傷感一夜無話次日早有兩村道人送了兩封銀子四足錦緞各謝甄家娘子又一封密書與封
爺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客作二房封補喜得眉開眼笑已不得去奉承太爺便在女兒前一力攬撥當夜用一乘小轎便把嬌客送進衙內去
了若是姻親也伴意雨村歡喜自不必言又封了百金贈與封補又送甄家娘子許多禮物令其且自過活以待訪尋女兒下落卻說嬌客那
便是當年回顧雨村的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斷奇緣也是意想不到之事誰知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一子又生數兩
村補配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作正室夫人

偶因一回顧

便為人上人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升了本縣太爺雖才幹優長未免貪酷
且恃才侮上那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參了一本說他性情狡猾擅改律條外沽清正之名暗結虎狼之勢寓雨村居官暗結地
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如此如此上司龍顏大怒即批革職部文一到本府各官無不喜悅那雨村雖十分慚恨面上全無一點愁容仍是嬉笑自
若計雖交代過公事將歷年所積官囊盡數人等送至原籍安頓妥當卻自己攜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跡原非甘甘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方聞得

補叙世
步不知該
子何時讀
叙勢免兄
難若不分
斷叙明東
西兩府又
牽連不清
抄在借令
子與在村
肆中開說
叙及且將
林戰王更
各親戚來
差站出既
有接帶又
事無幾近
事多子點
題者
祖正二氣
夾雜而生
所謂最有
意趣
情眼情裡
是實王紫
玉品題
第二回
臥中腹
分兩小段
自起句起
至不置上
學句止為
一段叙費
兩村傳言
聚賭者
是酒館
事引出來
紫玉面

今年鹽政點得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蘭臺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為巡鹽御史到任未交原
來這林如海之祖曾祖通判候令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祖三世因當今隆恩感德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甲出身
雖係世祿之家卻是書香之族只可憐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雖有幾門卻與如海便是堂堂沒甚親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
三歲之子又于去歲亡了雖有幾房妻妾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口嫡妻賈氏頭胎生得一女乳名黛玉才起書中年方五歲
接是時在黛玉進藩府之上一年歲次庚申而四十五回黛玉云我夫妻受之如掌上明珠見他生得聰明俊秀也欲使他識幾個字不過假充養
今年長了十五歲歲次庚申年已十二歲歲次庚申年已十二歲歲次庚申年已十二歲歲次庚申年已十二歲歲次庚申年已十二歲歲次庚申年已十二歲
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數且說雨村在旅店偶感風寒食後又因盤費不繼正欲得一居停之所以為息肩之地偶遇兩個舊友認得新鹽政知
他正要請一西席教訓女兒遂將兩村薦進衙門內之板這女學生年紀幼小身體又弱工課不限多寡其餘不過兩個伴讀了故雨村十分
省力正好養病看看又是一載有餘不料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學生奉侍湯藥守喪盡禮過于哀痛素本怯弱因此舊症復發有些
時不曾在堂兩村閑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賞鑒村野風光信步至一山環水繞茂林脩竹之處隱隱
有座廟宇門巷傾頹牆垣朽敗有額題曰智通菴門旁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云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文雖甚淺其意則深暗向不肯人嘲熱想時也也曾遊過此名山大剎倒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
也未可知何不進去一談走入看時只有一個鐘磬老僧在那裡煮飯雨村見了却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便聾且昏又盡落舌鈍所答
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仍退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酒三盃以助野趣於是散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吃茶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發了出來
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姓冷號子興的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
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雨村因冷子興有本領性情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
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我個做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
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來二人閒談慢飲叙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
新聞沒有子興道倒沒有什麼新聞倒是老先生的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道此不能上題妙想來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
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豈非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笑道榮國府中可也不沾辱了老先生的門楣雨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
丁卻不少自東漢費後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查若論榮國府一支卻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認他故越發生疏了子興
歎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這榮國府二府也都蕭索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富貴兩宅人口也極多如何便蕭索了冷子興道正是說
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因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榮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
條街占了榮國二府之大說費大門外雖冷落無人隔著圍牆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嵯峨軒敞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裡樹木山石也都還有
蒼鬱溫潤之氣那裡便個衰敗之家子興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
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當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儉儉如今外面
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冷子興與雨村談榮國府家世這也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竟落一

身後有餘念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村莊舊典
聊句起至
未為一段
敘實至佳
世習至佳
清起發這
出觀實主

代不如一代了。兩村聽說也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這書塾二字是教子有方的。子與數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
待我告訴你。此下敘次極清，今讀當日實國公學國公是一母同胞兄弟兩個，實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實國公死後，長子實代化替了官也。養下
了兩個兒子，長名教八，九歲上死了，只剩了一個次子實敬。實敬替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氣，餘者一概不在他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
喚實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了他。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郡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纏。這位珍爺也倒生了一個兒子，
今年纔十六歲，名叫實慈，如今教老爺是一概不管。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味高興，不丁把那實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再說
榮府你聽方纔所說，這事就出在這裡。自榮公死後，長子實代化替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實敬，次名實政，
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實敬替了官，為人平靜中和，也不管理家事。次子實政自幼酷喜讀書，為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以
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將長子實慈官外間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又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銜。今其
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實珍，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舉了孝廉，生了一子，一病就死了。第二
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按元春生於甲申寅月，生於丙戌寅月，說來更奇，一落胞胎，嘴裡便啣下一塊
五彩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你道是新聞異事，不是？實主是此書之主，兩村笑道：果奇異，只怕這人的來歷不小。子與冷笑道：萬人皆知此
說，因乃祖母愛如珍寶，那過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抽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
粉釵環，抓來玩弄。那政老爺便不歡喜，說他將來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甚愛惜。獨那太君還是命根，一般疼他，不能說前說後，說來又奇。如今
長了七八歲，按實主生於甲申寅月，生於丙戌寅月，雖說淘氣異常，但聰明乖覺，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
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覺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別說奇話，且古語有云：『兩村岸岸屬色，忙
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爺輩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元之力，者不能知
也。子與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故。兩村道：『天地主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治世，劫
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益壽韓周，程朱張陸，應運而生者，皆大仁之共工，桀紂始，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
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祚水運隆之日，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
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氣，不能泯滅，於光天化日
之下，遂凝結成災，於深溝大壑之中，偶因風濤，或被雷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氣，一絲半縷，偶而逸出者，值靈秀之氣通過，正不容邪，邪復妬正，雨不
相下，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過，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掀，然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於世，一靈始散，使男女偶更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為
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禍復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下在千萬人之下。兩村在晴
窗理數，而兩正賦之論，不從談話，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負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偶生于薄祿寒門，亦斷不至為
走卒健僕，甘遭庸夫，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儒。兩村道：『如前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王唐明，唐宗，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綽，綽，敬新磨，史文君，紅拂，薛濤，崔鶯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

